

# 施 公 案

(下)

#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 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  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 - 1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# 目 录

## 施公案(下)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十七回 | 商家林费玉鸣冤<br>河间府施公接状 | ( 1 ) |
| 第六十八回 | 二官府告假钦差<br>五大人住河间府 | ( 7 ) |
| 第六十九回 | 设谋诓捉五林阿<br>派差遍访一撮毛 | ( 9 ) |
| 第七十回  | 讨限期连累家属<br>说谐话访出情由 | (14)  |
| 第七十一回 | 得虚实姜成送信<br>扫巢穴众寇伏诛 | (18)  |
| 第七十二回 | 驿馆立拘牛腿炮<br>郑州踪访一枝桃 | (23)  |
| 第七十三回 | 白云庵计全泄底<br>玄天庙天霸寻踪 | (29)  |
| 第七十四回 | 和尚开山门答话<br>天霸追谢虎中镖 | (33)  |
| 第七十五回 | 天霸回公馆养伤<br>朱李投郑城望友 | (37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七十六回 | 贤臣任邱县调兵<br>朱计李家务求救   | ..... (41)  |
| 第七十七回 | 金亭馆豪杰定计<br>归德驿谢虎被擒   | ..... (46)  |
| 第七十八回 | 旅馆婆替夫告状<br>蓝田玉提审出监   | ..... (51)  |
| 第七十九回 | 施贤臣卖卜访案<br>白朱氏问卦寻夫   | ..... (56)  |
| 第八十回  | 消灾孽朱氏求神<br>访情由天霸装鬼   | ..... (62)  |
| 第八十一回 | 探消息施公净宅<br>办差使吴徐领签   | ..... (67)  |
| 第八十二回 | 公差访拿贺重五<br>凶犯恰遇琉璃河   | ..... (71)  |
| 第八十三回 | 马快头奉差违命<br>朱节妇诉状陈情   | ..... (76)  |
| 第八十四回 | 贺囚徒画供结案<br>朱节女旌表流芳   | ..... (82)  |
| 第八十五回 | 施巡按回朝缴旨<br>畅春园见驾诉功   | ..... (89)  |
| 第八十六回 | 旨宣黄天霸面君<br>教赐安乐亭演武   | ..... (93)  |
| 第八十七回 | 复宣黄天霸见驾<br>钦派施仕伦擎杯   | ..... (97)  |
| 第八十八回 |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<br>康熙佛爷怪罪含嗔 | ..... (101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十九回 | 老佛爷降旨封官<br>施总漕择吉赴任   | (109) |
| 第九十回  |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<br>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| (112) |
| 第九十一回 | 计神眼巧逢故友<br>鱼鹰子扶保贤臣   | (118) |
| 第九十二回 | 贤臣私访酸江寺<br>主仆偶住杏花村   | (122) |
| 第九十三回 | 施贤臣假扮香客<br>众绿林群争店房   | (125) |
| 第九十四回 | 众绿林店内畅饮<br>施大人复遇宾朋   | (130) |
| 第九十五回 | 两岸仰瞻施按院<br>浮桥怒打运粮官   | (135) |
| 第九十六回 | 李公然船头重义<br>何路通水底轻敌   | (139) |
| 第九十七回 | 赴淮安初经水路<br>到静海又接民词   | (144) |
| 第九十八回 | 宠美妾乐极生悲<br>送义仆绝情处死   | (147) |
| 第九十九回 |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<br>总漕折狱生死冤明 | (151) |
| 第一回   | 怕刺客神眼留心<br>帮于七吴成起意   | (155) |
| 第一一回  | 代友报仇吴成行刺<br>为平冤狱贤臣遇险 | (159) |

|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  | 二回 | 计全忠心遭毒器<br>李昆为友盗灵丹   | (162) |
| 第一  | 三回 | 神弹子无心结怨<br>方世杰有意报仇   | (165) |
| 第一  | 四回 | 方家堡李昆中药箭<br>大树林世杰遇三英 | (169) |
| 第一  | 五回 | 黄天霸镖打方世杰<br>李公然盗药救自身 | (173) |
| 第一  | 六回 | 遇妙药计全活命<br>换服色李昆访案   | (177) |
| 第一  | 七回 |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<br>白猿猊萍水识英雄 | (181) |
| 第一  | 八回 | 侠士窗前听密语<br>奸夫屋内露真情   | (185) |
| 第一  | 九回 | 王成衣捉奸被杀<br>富木匠行恶遭擒   | (189) |
| 第一一 | 回  | 曹义仆当堂释罪<br>富木匠就地行刑   | (192) |

## 第六十七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

话说施公起身回京。一日,走到一处,在轿内隔着玻璃一瞧,见路途中人踪寂灭,不象别处道上,行人过客往来不绝。忽又远望前面一阵黑土飞扬,弥漫树梢。心中就不由纳闷,即问:“黄壮士,此处叫作什么地方?”黄天霸闻言,催马来至轿前,哈着腰儿说:“回大人,此处叫作商家林。”老爷说:“到河间府还有多少路程?”天霸回道:“这就是河间府地面,离城不过大约三十里。”老爷说:“此乃是直隶境界,又是进京大道,因何路静人稀,并无行人往来,荒凉至于如此?”天霸复又躬身说:“回大人,小的曾听见先父说过,当初商家林、献县两搭界地方,有一盗寇,姓窦,叫窦耳墩,在此啸聚好汉,劫夺行人。虽曾调兵把他驱走,至今余党未尽。所以人不敢从此经过。”

闲话暂且不表。却说黄天霸随着大人的轿,且说且走,猛抬头一看,前面过来了一丛人马,驮轿人夫前护后拥,直似一窝蜂一样,瞧见钦差的人马,竟奔西北去了。

看官须知,这正是一伙响马盗寇,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,年纪四旬开外,生的身高六尺,背阔腰圆,一嘴的黄胡须,有飞檐走壁之能,手使两把压油锤,外带铁弩弓箭三支,百发百中。其余戚大胯、郑剥皮、山东王、蝎虎子张大汉、崔三、飞毛腿邓六等,俱是胁从党羽。还带着熏香盒、软梯子及众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。驮轿内坐着一人,年方二十一岁,姓彦名八哥,外号叫赛饿鹰,面如傅粉,唇似涂朱,故当时为之语

曰：“莲花似六郎，粉团似八哥。”这彦八哥又非头目，如何教他坐轿？因为模样长的好看。这些人先打听某处某村有大财主、大乡宦，便到门前投递拜帖，假称某处官府从此经过，特来拜谒借宿。就有许多侍势的人家，觉着官府来拜，岂不体面？又搭着彦八哥相貌不俗，一见必要入彀。因此就揖盗入门，到家吃喝个泰山不谢土。等夜间点着熏香把各屋人熏倒，即把财物抢去。

可巧遇见一位倒运的官府，姓费名玉，是南省庐州府的同知，因丁母忧回家。此人在任作官廉洁，六亲皆无，就是夫妻二人，膝下一子，才交三岁。原系直隶保定府雄县人，故由此经过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众寇一拥扑来。一撮毛先高声喝道：“何处来的官府，把你苦害黎民的金银财宝快给爷爷留下，放你过去，不然叫你人财两空。”官府未及答言，但见驮轿后边跟着一个长随，姓鲁名叫醉猫，不达时务，想拿着官府压迫他们，遂催马前来，用鞭一指，大喝道：“好一瞎眼囚攘的，还不闪开道路，让费老爷驮轿过去？”这些强盗们哪怕他这些？戚大胯大怒骂道：“这狗娘养的不知好歹，和爷爷们发横，你是自来送死。”就认扣搭弦，只听哧的一声，醉猫哎哟一声，大腿中箭，栽于马下。山东王跳下马来，举刀就砍。咯吱一声，红光一现，结果了性命。那些跟人见风不顺，一哄而散。把个官唬得浑身乱抖，强挣扎着说：“好汉暂息雷霆，下官虽在外作官，职原卑小，地方又荒凉，这几年官囊实在空乏。众位爷们放下官过去，合家感恩不尽。”内中一寇邓六说：“哪有那么大功夫和他斗嘴。”说着就蹿到跟前，举刀就砍。郑剥皮连忙把他的刀架住，高声叫道：“六哥，你别伤他性命，哪里不是行好来呢？”又对费玉说：“要不亏我拦住，你早见了阎王爷。再要不打正



经主意,也就说不了咧。”费玉还是苦苦哀求。正说着话,郑剥皮看见轿内夫人,怀抱一个公子,长的肥头大耳,目秀眉清,脖项戴着赤金项圈。心中一动,就用刀一指说:“把这项圈给了我们,别的东西也就不要咧。”费玉说:“大王爷既爱,理当奉送,奈因此物乃是小儿满月,亲友留下的,他有一女,也刚满月,情愿大了与小儿为妻。因亲家往广东去作官,恐日后年深不认,临别将一对项圈分开,以为日后押记。今日若被大王拿去,日后夫妻就不能团圆了。望大王爷开恩,成就这一段好姻缘吧。”郑剥皮大声喝道:“你这狗官!真是善财难舍。”说着就将费玉拉出轿来,咕咚一声,往地下一扔,又往妇人怀中将孩子夺过来,用刀在脖子上醢吱一声,将孩童杀死,脑袋扔在一旁,把项圈拾将起来,众盗寇一齐催马扬长而去。

且说费玉躺在地下,爬不起来,待够多时,才挣扎着起来,瞧了瞧他儿子,就在轿下,只剩下腔子咧,脑袋在一旁扔着。他的妻马氏,吓了个魂不附体,迷迷糊糊如死人一般。费玉一见,哭得是捶胸跺脚,死去活来。几个跟人同几个骡夫见盗寇去远,这才从树林中出来,会在一处。费玉骂了几句,无奈只得将马氏救醒,又把公子死尸并首级包在一处,搁在驮子上,然后自己上了驮轿,嘱咐骡夫趁天尚早,快些赶到河间府,好鸣冤告状去。

却说施大人执事顶马,正往北走,忽然从北来了一群人马,离大人轿子看看临近。头里三对对子马,跟着就是两匹顶马,后面跟随人马无数。但见居中一人,坐在马上,方面大耳,甚有威风。施大人在轿内隔玻璃看罢,暗想,这不是王公宗亲,定是贝子贝勒。便吩咐闪开路让他过去。眼见来得切近,大人下轿,那边居中的人见施老爷下轿,他也下了马。看官,

按大清礼法,哪怕官至极品,见了王爷、贝子贝勒,必须先下轿下马赶上前打千儿请安,王爷、贝子贝勒不过欠欠屁股说几句话,就算赏了脸咧。这位宗亲皆因自己胆虚,打发人前来,问知是施大人,早知难缠,忙下了马。两下里走到一处,忠良口称:“奴才施不全早知主子驾到,应当回避。”那人拉住贤臣说:“不敢不敢,大人多礼了。”这几句话越发漏了空咧。贤臣心中疑惑,复又打量了打量,口里说:“好说好说。”彼此哈了哈腰儿,贤臣就不似从前礼貌咧。但见那人口尊:“施大人先请上轿,愚下何敢有僭?”老爷含糊答应说:“有罪有罪。”哈了哈腰先上轿。那人随后也上马,两下里跟人也俱都上马,彼此分手。

施大人才要登程,忽见前面来了一人,飞马跑到了轿前,弃镫下马,双膝跪倒,口尊:“大人,冤枉!”此人正是费玉,他将此前事迹说一遍,钦差大人不由满面含嗔,暗说:大清国竟有这样不法之人,哪有坐着驮轿当响马之理?怪不得见本院,一个个贼眉鼠眼,瞧着就不象外官行景,敢则是一群强盗假扮官人!开言便问:“费同知,你可记得面目?”费玉回言:“卑职见了众寇,早吓软瘫咧,哪里还记得许多?就只记得内中一人,身躯高大,脸上有一痣子,痣子上有一撮黑毛,别的也不记得什么。”言罢叩头。忠良说:“事已如此,不必着急,你且在河间府附近住下听候。”费同知听说,站在一旁伺候。忠良叫声:“黄壮士,你即刻回走,顺大路追赶那起盗寇来见本院。再者还有方才遇见的那起骑马的,赶上问明他是哪位王爷的儿子,出京何事,急速回来回明。”天霸上马而去。

再说钦差大人坐着轿往前正走,忽然河间府通城的官员,带着兵丁衙役,俱投递手本前来迎接。大人在轿内一摆手,众

官站起身来往回里紧走。大人轿子刚要走,又有闹哄哄的几个人,来到轿前跪倒了,口中乱喊:“冤枉!”大人在轿内吩咐:“把喊冤的这些人,都带到河间府听审。”衙役答应。不多时来到河间府,大人下轿升堂,众官参见毕。大人吩咐把喊冤的人带来。霎时带到堂下,一齐跪倒。大人瞧了瞧,不是平民,俱是有体统的人。望着那些人说道:“你等一个一个的各报姓名,不准乱说。”一个说:“小人姓刘,名叫刘成贵,作当行生意,家住任邱县东北。”一个说:“小人姓赵,叫赵士英,家住新中驿,开粮食店为生。”又见一人说:“生员孙胜卿,祖居河间府首县。”又手指一人说:“他住河间府东南,姓杨,叫杨奎,是个举人。他父亲任江西教官。他系生员的表弟。”众人报罢姓名,贤臣先叫:“刘成贵,你是什么冤枉?先诉上来。”成贵说:“前日是小人母亲生日,小人与亲友正在家中为母亲上寿。仆人拿进一个拜帖来。小人出门一瞧,有个坐驮轿的官府,跟着十数个人,都有马匹,称是广东的知县,前去上任,要在小人家借住一宵。小人家中有的是房屋,又是家母寿日,酒席都是现成的,让进去款待了,岂不留下一个交情?合该小人倒运,哪知是一伙杀人的强盗!吃喝了,让到书房去安歇。到了半夜,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,将各屋衣服首饰,打扫了个罄尽。这还是小事,可恨那杀人贼,先用刀把小人母亲杀死,见小人妹子生的美貌,他们就轮流奸淫了。妹子乃是有婆家的人,他公公现作守备,下月还要过门呢,这可怎样?”说着放声大哭。贤臣听罢,又把那三人的状子接上来,瞧了瞧,都是那伙人,内里一人脸上有个痣子,痣子上有一撮毛儿。连费同知共是五家失盗,伤了三条人命。这内中惟有孙胜卿妻韩氏,年十九岁,被盜连被窝裹了去咧。贤臣心中大怒,叫声:“尔等起去。此伙

强人,本院路上见过,已差人追去了。尔等下去略等片刻,等我的人把盗拿来,好与尔等报仇。’要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

话说施大人河间府审案,把状子看完,叫四个人下堂听候,又吩咐众官员各回衙门。退堂才要喝茶,听差的报道:“外边有二位官府,有要事求见大人。”大人吩咐:“让他进来。”差人即到外边,领着二位官府进了公馆,走到大人面前一齐跪倒。但见一个身穿宝蓝皮袄,红青皮褂,足下粉底缎靴,头戴貂帽,红缨罩顶,面貌苍老,身躯瘦弱,很象个斯文样式。一个是穿着香色皮袄,青布外褂,薄底尖靴,也是貂鼠皮帽,生丝红缨,年纪不过三旬,虎背熊腰,面貌微黑,身躯肥胖。各递手本,忠良看罢,一个是雄县知县蒋绍文,一个是新中驿守府卢珍。并有呈词,一齐递上。大人先看知县呈词,上写:

具禀卑职雄县知县蒋绍文,为上差勒索银两,恳恩详细究查,以肃官箴,而重国典事。窃有天子宗亲,奉旨钦差五大人,据称钦派查道,云:皇上明年某月某日上五台进香,由敝县地方经过。教卑职速办道差,毋得故违。倘临期有误,先灭宗族,后平祖墓。已在卑职衙门整住三天,日夜骚扰。一事预备不到,便就价折银两若干。卑职伏思:既是皇差,何以又要折价?叩乞青天老大人恩准详究施行。

忠良看完,又看新中驿守呈词,却与知县呈词言语,是同一事。忠良不由心中大怒,腹内暗说:“我瞧这起人光景,就不正气,果然不错。哪有皇上宗亲,行此不法之事?再说,皇上

派人查道,各处早有文书。施某身虽在外,来往也有报马,施某没有不知道的。若说此事有假,又有兵部印文;若说是真,如此到处讹人,教人难解。大清国哪有这样大胆人?再说,还有那起绿林,天霸要全拿住才好呢。只好等天霸回来,再作道理。”贤臣座上开言说:“蒋知县,卢守府,且请回去听候吧!”二人说:“遵大人钧谕。”一起站起,出了公馆。

贤臣刚令二人回去,猛见天霸从外走上堂来。贤臣心内欢喜道:“黄壮士,你回来了。”天霸答应说:“小人回来了。”单腿往前一屈,才要打千请安。贤臣一摆手,好汉平身,走到公案左侧,打落着手儿,哈着腰儿回话说:“小人遵老爷命,赶了二十余里,并没看见强人踪迹,那贝子爷也不知去向。小人在路上打听,并没信息。是小人之罪。”贤臣闻听天霸之言,想了想:天霸素常是个精细人,无有不舍命尽心的,今追这起贼人,竟赶不上,大概是去远了,也难怪他不尽心力。说:“罢咧,贼一定是去远赶不上了。壮士何罪之有?慢慢再设计擒拿便了。”老爷嘴里虽是这么说,不免心下为难。

正在忧疑之际,忽报河间府知府杜彬要求见大人。施公即传谕:“让他进来。”知府进了公馆,参拜礼毕,平身站在一旁,哈着腰儿,口尊:“大人,今又有奉旨钦差来到,说贝勒五大人特来查道,教卑职伺候公馆,快去迎接。”施公不由心中大悦,叫声:“贵府只管去迎接,让进贵衙,着他住在花厅,本院就在贵衙二堂居位,以便察他动静。”贤臣吩咐罢,知府杜彬急忙出去迎接五大人。贤臣又叫:“黄壮士,你出去见了知府,告诉他必须如此这般,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”不知说些什么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 设谋诓捉五林阿 派差遍访一撮毛

话说知府杜彬听黄天霸之言,依计而行,把一位查道的钦差接进公馆来。一接进去,又仍然打骂人,要东要西的胡闹。知府并不提施大人一字,贤臣却不时的暗里命天霸查看他们的行景。此日天晚,贤臣就在二堂住下。知府竟伺候了一夜,不知不觉,就是三天。这位贝勒爷种种恶迹,不记其数。知府杜彬实在忍耐不住,来到二堂,见了施大人,行礼毕,站在一旁,曲背躬身,口尊:“大人,来的这位贝勒,仗着皇上宗亲,一事应酬不到,就要打骂,还教卑职预备俊俏妓女、美貌顽童,又要银若干,孝敬五百两还嫌少。诸般折磨,卑职实在不能堪。”贤臣闻听知府之言,气的虎目圆睁,连说:“岂有此理!这还有王法咧?别说他是皇上宗亲、王子的后代,就便是天子至尊,也不能越礼任意胡行。施某在朝,哪怕是当今万岁有错,我还要动本提参,何况你是个宗亲?”吩咐黄天霸等:“速速收拾,同我前去,但看他有破绽,立刻擒拿。”又望知府开言说:“贤契,你先去见了这位贝勒五大人,就说本院才到贵郡,听说贝勒爷在此,特来拜见。”

施公来到钦差五大人公馆。施安、天霸等下了马,扶持着施老爷下马,教差人传禀了一声,然后才带着众人进公馆。贤臣爷一见五大人出来了,紧走了几步,这位宗亲也是紧走了几步,彼此拉了拉手儿,把身躬着,谦让多时,才进了公馆,齐归座位。两旁衙役献茶,黄天霸等紧贴着施老爷一边站立。大

人圆闪虎目，瞧看他的破绽，但见满桌残酒剩菜，哪知他把小官、妓女早藏在别处去了。忠良开言口尊：“钦差五大人，不知哪位王爷殿下，现在贵府住在哪城？”宗亲见问，便开言说：“大人若问我的来历，大王爷殿下老贝子，乃是圣祖皇帝嫡亲，现今钦派总理代管茶房。大人，我到此，只为皇上五台进香，特来查道，是钦差奉旨来的，并非私自出京。”贤臣说：“皇上出外，早已发抄，天下共闻，此事施某竟自不晓，大料着未必是真。”那人闻听心中不悦说：“现有兵部印文，难道印文也假？”说着，取出印文来递与施大人。大人接来一看，微微冷笑说：“兵部正堂本是彭朋，今早已迁升，现今是户部侍郎钱法堂转升兵部，此乃头件假；再者，若是真，文字上用印，此文并非字上用印，却在印上写字。本院说的是与不是，请你自看。”立刻把一位宗亲只唬得变貌失色。贤臣参透机关，面上含嗔，叫声：“宗亲，你乃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很该自尊自贵，为国尽心，严察不法官吏才是。你倒假传圣旨，讹官诈吏。若依施某看来，尊驾也未必是宗亲。若是实言相告，施某倒可存私押下，免的声张。不然，我一定上本提参。”

看官，施老爷方才说的这些话，句句全戳恶人的心病。这位假宗亲觉着事到临头，说的软了，倒透着假咧，不由羞恼成怒，叫声：“施不全，你且住口！你怎么用话吓起我来了啊？你宗亲爷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竟敢动本参奏？”把施大人气得面黄唇白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我施某的官也作烦了，少不得与你拚对拚对。”大声喝道：“尔等把大门二门闭上，不许放走一个！谁要徇私，立刻斩首。我看他这个贝勒有多大本事！”两边众役答应，登时将门紧闭。贤臣又吩咐众役说：“尔等还不与我下手捉拿，等到何时？”但见那个五大人，气的将身站起，口中



大嚷说：“好个施不全，反咧反咧！你还说别人不遵王法，你竟是头一个不遵王法的野人。我乃是皇上宗亲，你是一个臣宰，竟敢叫人拿我。我瞧你怎么个拿法！”说罢，站在当地，连气带骂说：“我看哪个敢来动手？”

两边站班的马步三班，瞧见这个光景，竟不敢动手。施老爷虎目圆睁，大叫：“尔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！哪个再要退后，立追狗命。尔等只管下手拿他，纵有祸患，自有本院承当。”当役的无奈，只得壮胆子一齐上去七八个人。刚走到跟前，只见一大汉胳膊一伸一拨拉，只听咕咚咕咚，尽都栽倒。此时黄天霸、关小西等在一旁，把拳头攥得咯吱咯吱连声山响，单等贤臣吩咐一句，总不见老爷言语。小西、天霸二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打了个千儿说：“讨大人示下，不如小的们动手吧！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很好很好，千万别伤人命。”二位好汉答应一声，一个箭步蹿将上去，怎知那人早已预备，会家遇见会家了。这边是蹿跃蹦跳，武艺高强；那边是闪展腾挪，封闭精通。半天不见输赢。恶人那边手下恶奴，气冲冲也要动手，但听大汉高声喊叫：“你们不必前来帮助，大料着你赵老叔，一个人也不至遭人毒手。”这一句就漏了空了。贤臣听得明白，暗说：“赵老叔三字，宗亲如何有这称呼？一定是假。”

且说小西、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汉，心内着急。天霸生了一个主意，绕到大汉身后。大汉只顾招架小西，冷不防被天霸在背后对着腿凹儿跺了一脚，只听咕咚响了一声，躺在地上大叫：“施不全，了不得！”那边座上恶人见大汉栽倒，连忙站起来说：“罢咧罢咧！施不全，这件功劳让你拿吧。”说罢，又望着大汉哇啦地翻了几句满州话。哪知施老爷满汉皆通，一听此言说：“你二人方才说的话，是不教他招认，我岂肯和你们干休？”